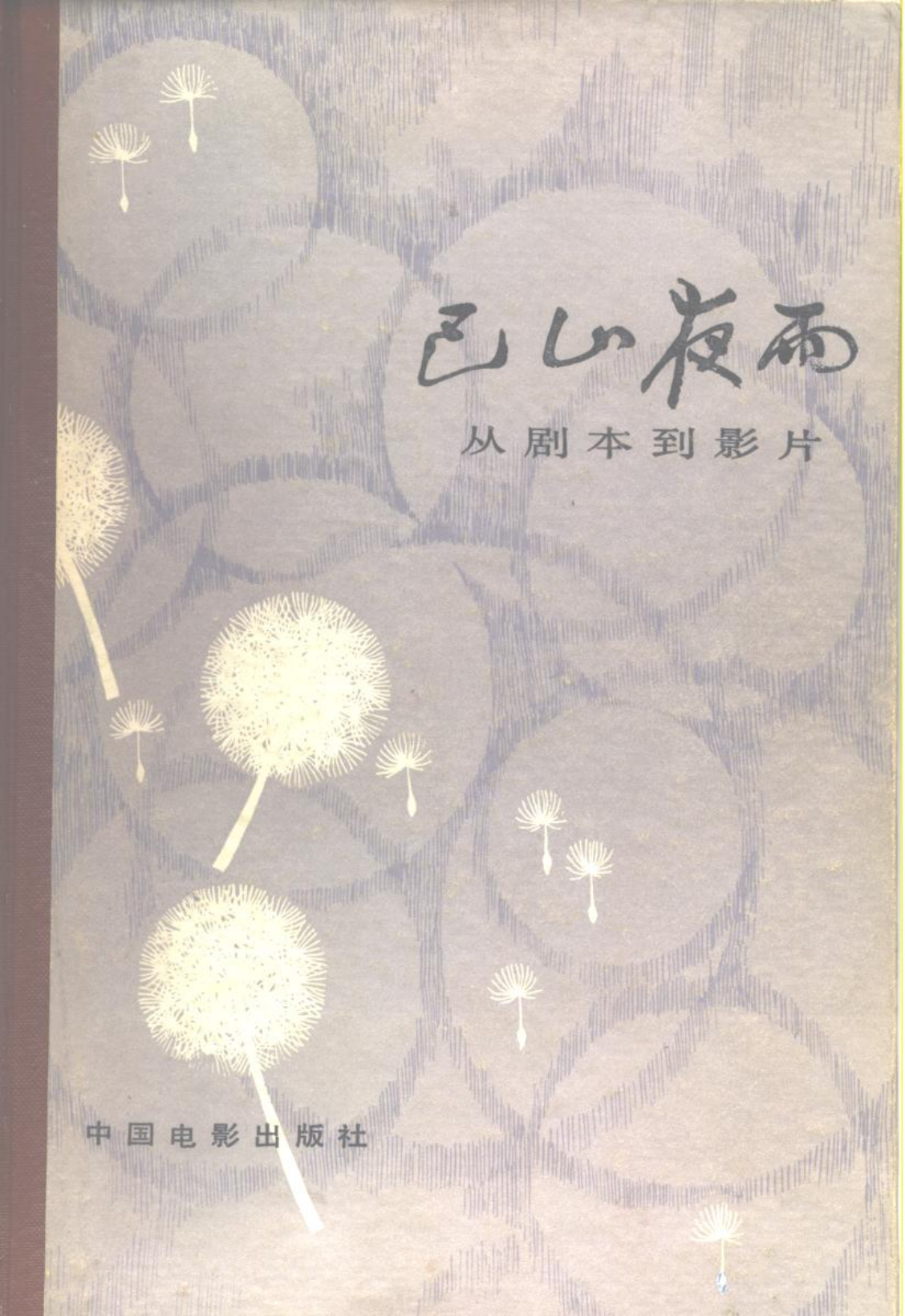




巴山夜雨

从剧本到影片

中国电影出版社

I207.35/3

巴山夜雨

从剧本到影片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87376

887376

内 容 说 明

《巴山夜雨》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好影片，在立意、构思以及人物塑造等方面均有新意。它获得了一九八〇年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和第二届“文汇电影奖”最佳故事片奖。编、导、演等同志对剧本和影片所作的一些探索，值得总结和交换，为此，我们编辑了这本书，供读者研究参考。

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电影文学剧本、分镜头剧本；第二部分是影片创作人员的心得体会；第三部分是影片评论。书后附影片图片及获奖资料。

巴山夜雨——从剧本到影片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 $\frac{7}{8}$ 插页：21 字数：280,000

1982 年 8 月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4,500 册（其中平装本 3,300 册）

统一书号：8061·1794 定价：（纸精）2.00元

DC 72/31

目 次

巴山夜雨电影文学剧本·····	叶楠 (1)
巴山夜雨分镜头剧本·····	吴永刚 吴贻弓 (63)
西窗剪烛话巴山·····	叶楠 (165)
《巴山夜雨》为什么没写坏人·····	叶楠 (179)
《巴山夜雨》导演阐述·····	《巴山夜雨》导演组 (182)
巴山夜话·····	吴永刚 (192)
回顾与思考	
——代《巴山夜雨》艺术总结·····	吴永刚 吴贻弓 (196)
风雨同舟 灵犀相通	
——《巴山夜雨》导演札记·····	吴贻弓 (206)
淡彩水墨画秋石·····	李志舆 (224)
我演刘文英·····	张瑜 (236)
我演《巴山夜雨》中的女教师·····	林彬 (249)
《巴山夜雨》美术设计琐谈·····	薛健纳 (253)
谈谈《巴山夜雨》的音乐创作·····	高田 (258)
《巴山夜雨》剪辑体会·····	兰为洁 (262)
《巴山夜雨》特技工作点滴·····	周浩斐 (274)

我爱《巴山夜雨》

——给叶楠同志的一封信……………陈荒煤 (279)

一部颇有独特风格的好影片……………夏 衍 (283)

诗人的眼睛

——给《巴山夜雨》的作者……………柯 岩 (287)

不灭的火焰

——影片《巴山夜雨》观后漫笔……………梅 朵 (294)

《巴山夜雨》的艺术特色……………高歌今 (299)

却话巴山夜雨时

——评《巴山夜雨》的导演艺术……………天 刃 (308)

《巴山夜雨》的表演特色……………许还山 (325)

希望它更完美……………李兴叶 (330)

附录:

《巴山夜雨》得奖资料选辑

图片资料

人物形象

画面选辑

工作照

布景设计图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巴 山 夜 雨

编剧：叶 楠

—

薄雾。重庆山城飘散着薄雾，长江和嘉陵江飘散着薄雾……
在雾中，连江上航轮的汽笛声也显得喑哑了……

远远看到重庆朝天门高大的石阶梯，在飘浮的雾中，更显得高了，确象通向天穹的阶梯……

仔细看，石阶梯上有三个小黑点——三个人向下走着。他们很象士兵的战斗小组排成前三角队形——前面一个，后面俩。他们慢慢向下走着……

片名字幕：

巴 山 夜 雨

职演员表……

在字幕的结尾，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最前面的那个人，渐渐看清他的脸庞。这个男人，年岁约有四十，由于长时间没有职业理发师给他理过发和修面，要显得比实际年龄大一些。他的眼睛明亮而带有一点忧伤。身材匀称，动作显出他有些衰弱。他走着走着，不得不甩开搭垂在眼睛上的一绺头发。这时我们才发现他两只手是不自由的——戴着镀铬的手铐——泛着寒光，此人叫秋石。

在他身后的两个人，一个是男的，他约有三十五岁，有一副冷

漠的面容，他叫李彦。另一个是女的，约有二十五岁，有一双大而纯真的眼睛。她的衣着是当时流行样式，上衣是草绿色军服，背着军用挎包。这时她的神态是严肃的，就象第一次参战的士兵，她叫刘文英。

他们将走到阶梯的底层。

李彦回头看看。

成队的旅客在下石阶……

李彦向刘文英示意回头看。

刘文英回头。

成队的旅客在下石阶……

李彦用手向刘文英比拟着，示意去掉秋石的手铐。

刘文英点点头。

刘文英赶到秋石身边，抓住手铐，用钥匙打开它。同时向秋石投过去一个警告的眼神。

秋石几乎没任何表情，也不作答，只是用刚刚自由了的手掠一掠长发，径直向石阶底层走去。

刘文英将手铐装进挎包。

在旅客队列的两侧有两个戴红袖章的人，在散发印刷品，强行将印刷品塞给旅客。

印刷品呈现在一位北方打扮的老大娘面前，大娘摆摆手，她的表情告诉对方，她不识字。但印刷品被顽固地塞进她盛满大红枣的竹篮里。

一张印刷品硬塞给一位青年工人，他不屑地摆摆手，对方固执的眼睛盯着他。他转念接过印刷品，边走边扫一眼印刷品上的字迹。然后厌恶地将印刷品揉成一团，用力扔得远远的……

在江轮的跳板旁，秋石回头仰望着雾蒙蒙的山城。

刘文英严厉地示意秋石快上船。

秋石象是没看见刘文英的动作和表情，仍凝视着……

飘着雾的山城……

一个小姑娘，在山城的狭窄的带石阶的街巷中，飞快地跑着……

哑哑的汽笛声……

小姑娘又转向一条街巷……另一条街巷……

小姑娘一直跑到朝天门宽大的石阶顶端，停了下来，微微喘息着。她是一个仅有五、六岁的小姑娘，穿着不太合身的旧衣服。但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不过这眼睛投射出来的目光却是冷冷的，和她的年岁极不相称。她俯视着眼底的码头和江轮。她叫小鸽子。

码头上的旅客在登船……

小鸽子咬咬下唇，从石阶冲下来……

在江轮的舷廊上。

秋石、李彦、刘文英在寻觅舱间。

舱门上的舱间号：

三等 13 号

他们走进去。

这是一个有上下八个铺位的舱间。秋石被指定在靠最里面的一个下铺。他默默地坐了下来。刘文英将挎包放在秋石的上铺——这是她的铺位。李彦将旅行袋放在另一组铺的下面。

这时走进来一位老头，他几乎一进门还没见到人就弯腰点头，

对每一个铺位，甚至于空铺位都点头。然后找到自己的铺位——与刘文英相对的上铺。他爬上去，半躺在铺上，拿出一本书——京剧剧本《平原作战》，戴上老花眼镜看起来。但实际上他没看书，在书后面，从眼镜的下沿打量着舱间的旅伴。

刘文英打开挎包，从里面取出一封公函。就在这个时候，露出明晃晃的手铐来。

老头惊讶地抬起镜框呆住了。

刘文英向李彦使了个眼色，走了出去。

刘文英在寻找舱间。

舱门上的名牌：

政 委 室

刘文英走进来。

政委室里有两个人——政委和船长。

刘文英持公函问：“哪一位是政委？”

政委抬起头：“我是。”接过公函。

政委看公函。

船长在政委身后不经心地看公函，突然他惊愕地扬起眉毛……

跃入他视线的字迹：

……现行反革命分子秋石……

船长不自禁地低声惊叫：“秋石！”他抓过公函，看下去。

船长抬头审视刘文英：“很多人知道他，你听听。”接着低声念起来了：“巴山雨，巴山云，千里川江雾里行……”接着说：“这就是他写的诗……多好的诗，你没读过？”

刘文英缓缓摇头……马上严肃地说：“他是黑诗人，阶级敌人！”

船长耸耸肩，将公函交给政委。

政委和缓地介绍：“我们的船长。”

船长微微欠身，然后向政委说：“我得去驾驶台。”他吟哦着：“帆似白鸥舟如梭，古往今来多少人……”

刘文英不快地看着船长的背影。

政委和解地说：“船员么，性格！”

刘文英转过脸。

政委赶忙说：“我昨天就知道了。这样吧，具体问题你跟民警谈，我去叫他……”

民警老王正在舷侧跳板旁照顾旅客登船。

小鸽子在旅客中不安地盯着老王。在她前面不远的地方站着那位提一篮红枣的老大娘。小鸽子端详老大娘，挤过去，把手放在篮系上，帮大娘提着。大娘低头看到小鸽子，赞叹地说：“真乖！这孩子！”

老王看到一老一小，刚想去搀扶，政委在他身后拍拍他的肩头。老王一扭脸……

大娘一手晃着船票：“票！”和小鸽子提着篮子登上江轮。

在政委室里。

老王手持公函：“我姓王，叫我老王好了。”

刘文英：“我叫刘文英。”

老王：“啊！谈谈情况吧！坐。”

两人坐到沙发上。

刘文英认真地说：“秋石是中央首长点名的要犯……”

老王：“也就是重要罪犯。”

刘文英：“对了。上面命令，把他……”

在13号舱间里。

秋石抬起头来。

从舱门走进来那位提一篮红枣的大娘，她身后跟着进来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妇女。

大娘和善地打招呼：“先来了！”

秋石点点头。

铺上的老头慌乱地从书后露出脸：“唉！唉！”

李彦斌默着……

在政委室里。

刘文英向老王说：“秋石这个人，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

老王平静地打断她的话：“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一些。我们只要求知道这个秋石是什么性质？”

刘文英：“现行反革命分子！”

老王：“这个词的含意还不那么……清楚。”

刘文英：“怎么不清楚？”

老王：“我是说，这个词，不！这个帽子，在这些年太……太普遍了。譬如说，我是打个比喻，千万别见怪。譬如你随时随地可以说我是复旧派、保守派，甚至于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刘文英愠怒地站起来，眼睛睁大了：“你开玩笑！”

老王微笑着：“别激动，听我说完，请坐下。”

刘文英悻悻地坐了下来。

老王：“我的意思是，秋石是在押，是拘留，还是监护？起诉了没有？判刑了没有？我说的是法律概念……”

刘文英打断他的话，诧异地看着老王：“你是从外国回来的还是怎么的？什么起诉！判刑！拘留！监护！在押！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你脑子里尽是……你是典型的复旧派……”她好象也发现自己失口了，顿了下来。

老王脸上出现了无可奈何的哭笑不得的表情：“看，怎么样？复旧派的帽子轻而易举地飞来了！”他脱掉制帽，用手掠了掠头发。

刘文英同样在脸上出现了哭笑不得的表情，旋又严肃了起来：“中央首长定下来的，还不够了吗？”

老王：“那当然，中央首长……那……你究竟要我们做什么呢？”

刘文英：“犯人的安全！”

老王站起来，看着制帽上的国徽说：“所有旅客的安全，我们都有责任……”

老王又在舷侧跳板旁履行他的职责了。

旅客在继续登船。

离跳板不远的石阶一侧，有两个农村男女青年在告别。

姑娘啜泣着。

男青年悲忿地说：“别走！去退票，要死死一块！啊！杏花！你倒是说呀！”抓住杏花的臂。

杏花挣脱男青年的手，扯掉头上的头巾塞到男青年手里：“你就当我死了！”扭头跑上跳板，登上江轮。

男青年看看头巾，猛地窜到舷边：“杏花！……”

熙熙攘攘的旅客人流……

杏花擦干眼泪，走进三等舱13号舱间，她把悲伤埋在心底，找到自己的铺位悄悄坐下。

秋石打量着杏花，好象是要窥视她的心底。

杏花发现秋石的目光，惶惑地低下头，尽量隐蔽自己悲伤的感情。

秋石在继续打量杏花……

走进来一个人挡住了秋石的视线。这个最后到的旅客就是那

一位扔掉印刷品的青年工人。他还没放好东西就向所有旅客笑着打招呼：“革命群众同志们好！”

没人反应，好象都不知道如何对待这种装腔作势的问候。李彦审视地看着他。刘文英戒备地看着他。秋石默然对待这位来人。在上铺半躺着的那位老头，在书后偷看来人一眼，又用书将脸捂得更严实。

这时扩音器正在播送京剧《平原作战》。那位青年工人打量着喇叭，用他那夸张、嘲弄的语调对喇叭说：“让我们安静一下吧！这个世界够嘈杂的了！”说着利落地关掉扩音喇叭。

老头摘掉花镜惊异地看着他。青年工人反而嬉皮笑脸地看着老头。老头赶快戴上眼镜，避开对方的目光。

青年工人一扭头，看到秋石，他惊异地眨眨眼。再看看李彦和刘文英，好象明白了。

刘文英显然不喜欢这位年轻人。她走过去打开扩音喇叭。

青年工人用嘲弄的眼神盯着刘文英，然后又关掉扩音喇叭，笑嘻嘻地挑战似地看着刘文英。空气好象是凝结了……

刘文英欲言又止。

青年工人笑嘻嘻地说：“需要安静，你看，这位老同志在看书。”

老头紧张地辩白：“不！我愿意听。很受教育……”手中的书掉到船舱地板上。

青年工人拿起书来一看，是《平原作战》，讥诮地说：“啊！样板！源于电影，高于电影，真棒！”

除了李彦没笑，刘文英不可能笑，杏花根本没心思注意她身心以外的事，其他人都不自禁地笑了。秋石的笑只是一丝惨淡的笑。

老头哪里敢笑，而且惊恐起来，象念京白一样说：“这……这个与我无关呀！”

秋石猛抬头盯着老头。

青年工人扭头看老头，看出来了：“你是京剧演员，丑角关盛轩。”接着念了一句京白：“我说苏三哪，你大喜哪！”

关盛轩刷地脸白了，嘴唇都抖起来了：“我有罪……”

青年工人：“我倒觉得你演的那个老解差是个‘人’！”瞟了李彦和刘文英一眼。

李彦默默地注视着青年工人。

刘文英两眼瞪着青年工人。

关盛轩一个劲地背起他检查过多少遍的检查来：“我有罪，我美化了封建衙门的鹰犬，就是复辟……就是……”

秋石悲伤地摇摇头。

青年工人还不理解关盛轩，打断他的话：“怎么啦？背起检查来了！这又不是斗争会！”

关盛轩神经错乱地说：“斗争会！斗争……”

老大娘拉拉中年妇女的衣袖，示意她看，这人是怎么哪？

青年工人也发现关盛轩不正常，宽慰地说：“这是在船上，又不是在你们单位！”

早已按捺不住的刘文英旁敲侧击地说：“这船上也不是真空呀！”

关盛轩恐惧地看着刘文英。

除李彦、杏花外，所有人都看着刘文英。

青年工人也旁敲侧击地说：“真空倒不是，空气也还不太干净！”

刘文英恼怒地看着青年工人，嘴唇微微抖动着。

李彦走到两人中间，严厉地瞪着他俩。

关盛轩恐惧地溜下铺来，走出去。

青年工人：“怎么？想干什么？早看出来了！……”

关盛轩在甬道上寻找什么。迎面来了一个女服务员，他拦着她问什么，女服务员指了一下……

船长、政委和老王在驾驶台一角说着话。

船长感慨地说：“秘密押送秋石，说明他处境很危险了！这简直是暴政……”

政委看看周围：“老伙计，你注意点好不好！”

老王：“是得那么一点……”用手比划着，表示得隐蔽点。

船长毫不在乎地说：“怕什么！大不了……”

政委摆摆手：“算了，可别惹出麻烦来！”

关盛轩怯生生地向他们走来。

老王迎上去：“老同志，这是驾驶台，不能进来。”

关盛轩：“我是找革委会负责的。”

政委走过来：“什么事？”

关盛轩急迫地说：“我请求换个房间。”

政委：“为什么？”

关盛轩：“反正我要换……”不说了。

老王：“你在几等几号？”

关盛轩：“三等13号。”

在三等13号舱门外舷廊上。

刘文英低声不满地向李彦说：“文化大革命进行偌么久，这船上好象就不是无产阶级的天下！”

李彦低声严肃地说：“别忘了！我们最重要的是，对秋石严加看管！”

在13号舱间里。

青年工人悄悄挨着秋石坐下，眼睛瞟着舱门，低声说：“秋石同志，我早认出你来了。”

秋石打量对方，他记不起来了：“……？”

青年工人：“我叫宋敏生。我们见过面。说起来，很对不起您……”他看到李彦和刘文英走进来，利落地站起来。